

《阙乱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阙乱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7552611

10位ISBN编号：7807552611

出版时间：2008.3

出版社：花山文艺出版社

作者：野芒

页数：31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

《阉乱》

内容概要

“纵横天下无敌手，二十师里韩师长。”他粗俗。他霸道。他义气。他狡黠。他刚愎自用。他周旋于权力顶峰并总能左右逢源。他就是韩复榘，民国时期风云人物，曾是冯玉祥的得力干将，后投入蒋介石的麾下。他任山东省主席时，军政、财经、司法一把抓，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“土皇帝”，成为一代枭雄。本书以小说的形式，通过韩复榘如何由一介武夫成为乱世枭雄的经历，将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环境予以深层观照，将政治官场上林林总总的世态人心、众生之相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《阉乱》

作者简介

野芒，原名：陈光奇，男，山东淄博市人，大学中文系毕业。先后从事过教师、新闻工作，现为公司职员，擅写历史小说和政治官场小说，曾有新闻作品及小说获得全国性奖项。

《闯乱》

书籍目录

序章 无奈何年少投军一、霸县争雄二、落魄新婚三、离家投军第一章 战北伐迭建功劳一、西撤路上二、离晋归冯三、会攻归德四、彰德血战五、路劫鲍旅第二章 主开封连遭蹭蹬一、漯河纵情二、省府立威三、灰心丧气四、开封受罚第三章 倒戈旗再竖甘棠一、汉口会蒋二、甘棠易帜三、洛阳仓皇四、黑石关前第四章 烟尘中入主山东一、移守鲁北二、困顿胶东三、硝烟散尽四、上任山东五、巡视临沂六、逞威济南第五章 浪起处渔翁袖手一、波澜暗涌二、摩拳擦掌三、张弓搭箭四、烽烟又起五、一败涂地第六章 施辣手肉中刺除一、北平垂饵二、济南撒网三、枭雄纳命四、火燃胶东五、一统山东第七章 治省政霹雳和风一、整肃纲纪二、平阴惩吏三、大堂之上四、青天断案五、红杏出墙六、乍风乍雨第八章 除悍匪霹雳手段一、省府缉盗二、万德剿匪三、五莲奏凯四、天津行刺第九章 巧斗法云遮烟霾一、一箭双雕二、举棋不定三、龙洞山上四、夜赴日宴第十章 畏强敌兵如山倒一、无可奈何二、兵临城下三、济阳遇险四、风声鹤唳五、一退再退第十一章 碎大梦沉夜嘶风一、密织罗网二、开封就擒三、磨刀霍霍四、西风落叶五、流水落花六、命殒汉口

章节摘录

序章 无奈何年少投军 一、霸县争雄 这日，正是霸县大集。 看着来往的人多了，薛天魁脱了外边衫子，紧紧腰带，活动活动手脚，弯腰绰起一柄单刀，盘头盖顶，嗖嗖耍几个花儿，方收了势子阔着嗓门叫道：“老少爷们，小的薛天魁，从祖宗那儿拣了点儿三脚猫功夫，如今到咱霸县来现现眼，挣碗饭吃。爷们要是瞅着咱身上这玩意儿还地道，就赏几个。要是钱不称手，也不打紧，费力喊个好，咱就足了。” 说罢，左手抱刀，右手托天，稳稳摆个旗鼓。突然，“咳”一声大喝，一个旱地拔葱直蹿起来，半空中啪地踢个二起脚，落地时，刀已交了右手，一错步，夜叉探海接一个金鸡独立，单腿着地，身子却扎了根一般纹丝不动，手中那刀噌地发一声响，刀尖子哗哗一阵乱抖。

“好！”看热闹的人齐齐地喝一声彩。薛天魁一趟刀使完，又走了一路通臂拳。身上果然有些功夫，桩扎得稳当，身法儿活泛，拳脚使开，呼呼风响，手眼身法步俱是地道，一看便是门里出身，众人一叠声地叫好。薛天魁心中得意，可低头看看地上只稀落落几个铜子儿，又有些懊恼。

当下，薛天魁又使了一套太祖棍，然后抱拳走了一圈向众人讨赏，看热闹的人儿仍是没几个掏腰包的。薛天魁是个莽撞汉子，心里暗骂众人有卵子没眼珠子，不识得货，一恼之下把江湖忌讳抛到了九霄云外，生了惹事的心思。他在场子当中叉着腿站定，道：“看来霸县有能人啊，瞧不上咱这点儿玩意，那请哪位爷们下场来指点几招咋样？” 不少人一门心思瞧热闹，一听这话便直了嗓门叫好，却没一个出来应战。站在圈子最里边的一个后生冷不防被身后的几个促狭鬼推进场里，立马像被狗撵着一般乱骂着跳了出去，众人一阵哄笑。看到没人出头，薛天魁越发生了轻贱意思，冷笑道：

“唉！这霸县从前也是好汉出没的去处，周世宗在这儿歇过马，赵匡胤在这儿抗过辽！没成想到了咱大清朝，倒连个站着尿尿的汉子也没有了，嘿嘿。” 众人嗷地一声喊，有几个开口骂起娘来。可看那薛天魁，胖大肥魁，铁塔一般，分明就是一鲁智深，都有些胆儿虚，只动嘴却没一个敢上前接招儿。正在聒噪，就听人丛中一声大喊：“鸟毛灰，爷爷来会会你！”接着，咚的一声，一人跳到了场子里。

众人一看，却是一个十六七岁小子，这人站在薛天魁面前，矮了足有一头。穿一身破旧衣裳，两眼眯成一条缝，下巴直仰到天上去，一副气昂昂模样。只见他指着薛天魁的鼻子骂道：“哪里来的王八，媳妇面前说鸡巴，称的什么鸟劲？今日爷爷教训教训你，让你知道知道盐为啥咸，醋为啥酸！” 小子说得理直气壮，众人鼓掌喊起好来。薛天魁哈哈一笑，道：“好，这爷们有种，如何称呼？” 小子拍得胸脯儿咚咚响：“老子便是当今的赵匡胤。” 听着这边热闹，不少赶集的老少拥了过来，一时在薛天魁和小子四周围成了厚厚一道人墙。众人听了小子这话，又喝一声彩，七嘴八舌撺掇着快快动手。

薛天魁问：“爷们想过两招？” “正是。” 薛天魁背了手，斜着头，像在集上打量牲口一般绕着小子转了一圈，在小子面前站定，嘿嘿笑了两声，说：“爷们想玩，咱就陪你走两趟，让老少爷们乐和乐和。这么着，咱先让你三招，别让老少爷们说咱欺负你。” 说罢，骑马蹲裆，一口气沉入丹田，啪啪拍拍肚子道：“爷们，甭疼咱，可劲儿朝这儿招呼！”

小子斜着身子往后退了四五步，一跺脚，闷吼一声，低头向薛天魁的小肚子撞去，只听噹的一声响，眼见得小子瞪瞪一连退了几步，一屁股坐倒在地上。 众人哗地笑了起来。薛天魁也是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这爷们还是牛托生的，拿脑袋瓜子抵人！” 众人笑声未断，小子已是跳起身来，一个箭步冲到薛天魁眼前，呀地一声大叫，一个黑虎掏心，拳头直捣薛天魁的软肋。薛天魁仍是骑马蹲裆纹丝儿不动，嘴里还笑道：“爷们，今日没吃奶咋的？这痒痒挠得舒坦。” 众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小子似惊似怒似疑，伸着脖子一动不动紧盯了薛天魁的眼睛，薛天魁也伸了脖子定定地盯着小子的眼睛。两个人脸对脸，眼盯眼，鼻子离得只一韭菜叶子远近，看去倒像要亲嘴儿的模样。突然，两人扑哧一声笑了起来，先是嘿嘿小笑，接着便是哈哈大笑。 众人正觉蹊跷，只见小子的笑容突地散了，右手一个二龙抢珠直取薛天魁的双眼。薛天魁啊呀一声惊叫，仰身忙闪，却不防小子左脚飞起，噹的一声，裆里结结实实挨了一脚。薛天魁没人声地连声惨叫，两手捂着裤裆在场子中间乱蹦起来。众人先是一阵惊叫，接着笑个人仰马翻。 小子偷袭成功，回身便跑。可众人四周围得严实，一时跑不出去，急得乱跳乱骂。

薛天魁又羞又怒又疼，黑脸儿顿时变得猪肝一样，一声怪叫直扑过来，从后边一把薅住小子的脖领子，扬手扔在了地中央，一屁股坐了上去，脱下鞋子，照准小子的屁股便打，边打边骂道：“你小王八蛋使这下三烂手段，存心让爷断子绝孙呀，起了你小王八蛋的皮！” 薛天魁硕大的一个身子压在身上，小子半点儿行动不得，屁股火辣辣地生疼，嘴上却是忒硬，不住声地大骂：“操你奶奶的，敢小瞧咱霸县人！老子就是要把你俩蛋踢出黄子来。”

薛天魁道：“小王八蛋嘴巴子还硬，今日看谁把谁的蛋黄子打出来。” 嘴里骂着，手上下力气狠打，

鞋底子打在屁股上，噼噼啪啪甚是清脆响亮。众人有笑的，有骂的，一时乱成一团。正打得热闹，一个汉子上前一把扯住了薛天魁的腕子，道：“这位兄弟，停手！”这汉子五十上下，头戴瓜皮帽，身穿海青长衫，衣裳虽是旧点，可也齐整，像是有些身份，薛天魁停了手。汉子说：“兄弟，行走江湖讲究人缘和气，你下手不管轻重，别打出事来。”“这小王八蛋想要绝我的后，老子今天豁上了。”“唉！”汉子摇头说，“别说这没牙的话！你们往日又没啥过节，今日只是一时执气才闹出这事来，何苦呢？依了我的话，这事撂下，拍拍屁股散了得了。”这时，众人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劝解，那薛天魁方起了身子，狠狠踢了小子一脚，说：“今日要不是看在这爷们面上，非让你屁股开花不可。”小子从地上挣扎起来，摸着屁股连声哎哟，众人又是一阵哄笑。小子倒是面不改色，向着众人喝道：“韩信还钻过裤裆呢，笑啥？老子再不济，也比你们这些卵子比胆子大的缩头乌龟强！”嘘笑中，小子骂咧咧出了人群，一瘸一拐地往前走了几十步，突然放开喉咙唱起来：一见王允跪殿前，不由孤王我恼心间。当年你把为王害，今日杀你报仇冤。

马达江海一声唤，绑出午门用刀斩。大集上人来人往，眼看这小子进了人流，一会儿便没了影子。一个年轻人问道：“这小子是谁呀？”一个扛着扁担的老头儿说：“我瞅着像东台山韩世泽家的老四，大号叫韩……”敲了几下脑门子，想了起来，“对了，叫韩复榘。”

二、落魄新婚迎亲的曲儿把喜兴撒得满天满地。一顶花轿出了霸县北庄头，颤悠悠向东台山村走去。韩复榘穿着长袍子，戴着瓜皮帽，帽上插一朵红彤彤花儿，斜披红彩，骑在枣红马上，得意扬扬地走在前边。

做梦也不曾想到，生闲气跟人斗了一场，竟得了一段姻缘。那日在城里，韩复榘被薛天魁一顿好打，一个汉子上前劝解开来。这汉子名叫高书瀛，霸县北庄头人，懂得些阴阳八卦、麻衣神相，平日里最好为人指点吉凶前程，在附近各处小有名气。那天一见韩复榘气昂昂上前挑战薛天魁，高书瀛眼前一亮，心道：这小子有些气概！后来看事儿闹得狠了，便出头劝解开来。众人散了后，高书瀛再去寻韩复榘时，哪里还有踪影？叹口气，回头走去，却见扛扁担的老头儿正指手画脚说得热闹，像是在说适才的事儿，便停下步子，侧了耳朵听起来。这才知道小子名叫韩复榘，家住霸县城东二十里的东台山村，他老子韩世泽中过秀才，眼下在村里做个塾师，日子过得米粥粘不住锅，很是艰难。

从前韩家也算是个有主儿。三十来亩地，十来间房，棚里拴几头牲口，虽不是顿顿吃香喝辣，可也汤汤水水过得滋润。不想光绪二十六年，起了义和拳，到处杀二毛子。韩复榘的二叔韩浩亭给修铁道的洋人跑过几天腿，学了几句洋话，爱在人前人后显摆，这回让义和拳拿住，咔嚓一刀剁了脑袋，又一把火把韩家烧个精光，韩复榘的奶奶藏到柴堆下边，当下便烧死了。韩复榘的娘带着几个儿子逃到邻居家，在柴堆里躲了三天，才逃过这一劫。从那之后，韩家的日子便走了下坡，一天不如一天，如今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穷掉了底儿了。那老头儿说到这儿，长叹一声道：“韩世泽跟他那几个儿子都忠厚老实，唯有这个老四韩复榘从小上树爬墙、调皮捣蛋，分明是个没尾巴的猴子，没一时安生。适才的事大伙儿都看到眼里了，这样下去，怕没有什么好结果。”高书瀛在旁听了，忍不住哼一声说道：“有眼无珠！”这几个人都转了脸看他，高书瀛斜了眼点划着说：“我看这人相貌不俗，也有些胆气，日后比你们有出息。”这几个人有些着恼，七嘴八舌嘲笑起来。

“猪圈里还能跑出大牲口？”“自从盘古开天地到如今，还没听说哪个踢人卵子的有出息呢。”

那老头儿也道：“这小子如今还没娶媳妇呢，你家里闺女要是没找主儿，快快上门招了女婿吧。这么有出息的人，赶早着巴结，晚了可没你家什么事了。”高书瀛朝地上吐口唾沫，转身走了。老头儿一句话倒触了高书瀛的心思，他家正有一个闺女，年纪不小了还没寻到婆家，跟这韩复榘倒是般配。路上拿定了主意，回家说了，老婆闺女倒没嫌酸道冷，只是听韩家日子过得紧巴，人又不老实安分，有些不大情愿。

高书瀛拍着胸膛道：“我老高虽说比不得刘伯温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，可什么时候看人走过眼？这韩复榘相貌不俗，早晚会有大出息。眼下日子不济咋啦？不安分咋啦？薛仁贵、朱洪武都是叫花子出身，哪个是老实的？后来的富贵谁又能比得了？”事儿就这么定了下来。高家倒提媒嫁女儿，韩家自是喜出望外，择个黄道吉日便将亲事办了。轿子进了东台山村，来到韩家门口住了，新娘子高艺珍红艳艳一身鲜亮衣裳，顶着红盖头，由两个送亲的扶着下了轿，进了院门，鞭炮噼噼啪啪响个热闹。德爷亮开嗓门念起喜歌来：“新房一闪红花开，家有金斗供龙牌……”

韩世泽夫妻满脸是笑，在正屋里端正坐好。韩复榘跟媳妇儿走上前去，并肩站定，德爷喊道：“一拜天地！二拜高堂！夫妻对拜！送入洞房！”韩家的亲戚与村里不少老少男女围在旁边嘻嘻哈哈地看热闹。韩复榘与高艺珍依了德爷口令，一一磕头行礼，然后起身出了正屋往洞房走去，众人簇拥着打趣说笑。突地，就听身后一人拉了长音叫道：“且慢哪——”那声嗓儿尖尖地崩耳朵，分明就是戏台上蒋干的调门儿。众人寻声看去，只见院当中站定一人，黑干糙瘦，猴儿一般，眼

珠子骨碌碌转个不停，眼皮不住地眨巴，看去很是滑稽。众人只当是一个来闹洞房的，也不在意，只是哈地笑起来。韩复榘却变了脸色，急忙拨开众人，来到这人跟前，抱了拳急急道：“老常，老常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”“看你说的？兄弟你办喜事，咱能不来喝盅儿喜酒？”老常嘿嘿一笑，上下打量了一眼韩复榘道，“行，不错，有新郎官的气派。”“老常老常，先喝酒去，有话慢慢说。”韩复榘上前拉扯老常，众人看出韩复榘有些着急。老常却不再言语，沉了脸摊开左手伸到韩复榘鼻子前，像是讨要东西的模样。韩复榘有些尴尬，红了脸道：“老常，看在多年交情的分上，有事儿咱往后说。”老常两掌啪地一合，就地一屁股坐了，放开嗓门儿号啕起来：“噢，韩老四说话不怕闪了舌头！你今天倒是风流快活了，可咱的日子过不下去了，媳妇饿得跟人跑了。”

众人回过神来，只道是韩复榘在外得罪了人，这人上门搅局来了，都生了闷气，几个后生骂着，拥上前去照着老常抡开手脚劈头盖脸便打。韩复榘忙将众人拉开，老常伸手抹一把脸，嘻嘻笑了起来：“好，好，打得好，打得舒坦！众位爷们，今日咱把话撂这儿，有本事把咱打得伸蹬腿绝了气，那咱谁也不怨谁，人死账结！要是打不死咱，咱还就豁上了。今日你韩复榘到哪儿咱就到哪儿，你入洞房咱也入洞房，你上炕咱也上炕。”几个后生骂着，挽袖子还要下手去打，德爷看出蹊跷来，连忙喝住，上前问老常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有什么大过节儿呀？今天是韩家大喜的日子，就不能抬抬手？”老常叫起来：“知道是大喜的日子！不是大喜日子，咱还不来呢。他韩复榘欠下咱的赌债，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，死活就是不还。找得急了，就给咱来个白黑不见影儿。嘿嘿，今日咱倒要看看，他还往哪儿跑？”原来是债主上门讨债来了！不少人都知道韩复榘好赌，没承想弄了这么一出，众人一时不知怎么办好了。这时，就听咯的一声，韩世泽一口气没上来晕了过去，众人手忙脚乱拥过去掐人中、捶后背。老常尖了声叫道：“不知道吗？拿药的钱、逛窑子的钱、赌博的钱都是不能赖的，赖了这钱折寿，养活孩子不长屁眼儿！”韩复榘变了脸色，拧着眉毛道：“常爷，给人留条道，也给自家留条道，兔子急了还蹬鹰呢！”“哟嗬。”老常一抹脸，站了起来，冷笑道，“好呀，你韩老四本事见长，属鸡巴的越戳越硬了。咱也不跟你磨牙了，你给个痛快话，给还是不给？”“今日没有！”韩复榘咬着牙说。“好，有种！”老常一撩衣襟，刷地从腰里抽出一把明晃晃半尺长短刀子来，众人连声惊叫，往后退了几步。老常把刀子挥了两挥，一掉刀头，双手握了刀把，刀尖儿顶在了自家的小肚子上，狞笑道：“韩复榘，今日是个好日子，咱看你就喜事丧事一块儿办了吧。”有人骂有人劝有人喊打，韩家院子一时成了戳翻了的老鸹窝。韩复榘青了脸哑着嗓子叫起来：“老常你鸟毛灰耍光棍呀，没有钱就是没有，你杀了谁也是没有。”

“好小子，那你就给老子收尸吧。”老常也喊一声，一用力，那刀刺进了衣服，眼看一股血直喷出来，众人惊叫起来，几个胆子小的拔腿便跑。“停手！”这时，就听得一声大喝。众人转头一看，却是新娘子高艺珍，只见她头上红花颤颤巍巍，一手提着红绸盖头，横眉立目站在台阶上。院子里顿时静了下来。高艺珍几步来到老常面前，阴着脸问：“欠你多少钱？”这老常也怪，肚子插了一刀，血柱子都出来了，可仍是笑嘻嘻的，嘴皮子也还利落：“哟，兄弟媳妇呀？抱歉抱歉，让你不欢喜了。要说钱么，也没多少，就四十六吊！”高艺珍转身进了屋，不一会儿，提了一个小包袱来到面前，往老常怀里一丢说：“够不够？”那个老常把刀放在地上，伸了血手打开小包袱，见里边有两个银元，还有几小串铜钱。老常摇着头道：“兄弟媳妇呀，还差点儿。”高艺珍一伸手把耳环从耳垂子上揪下，又把镯子从腕子上抹下来，往小包袱上一扔，问：“够不够？”老常把镯子拿起来对着太阳照照看了成色，眉开眼笑地说：“够了够了，还是兄弟媳妇爽气。”又伸了两个血指头从小包袱里夹出一个耳环来，向高艺珍递过去说，“今日是你们大喜的日子，哈哈，这就算咱老常一点心意，你收下。”又转身拍拍垂头丧气的韩复榘肩膀，“你小子有福，找了个好媳妇。”

韩复榘挥着手不耐烦地说：“走，走，快走！没见过你这么不仗义的玩意儿！”老常却俯到韩复榘的耳朵边上，压低了声音神秘地说：“兄弟，咱们的账是结了，可你还得伺候着，白七指也要来讨钱呢。看在兄弟的分儿上，我才给你透个信儿。”众人耳朵里听得真真的，一时全都变了脸色。在这十里八乡，三岁小孩也知道白七指的名儿。这人是个好赌不要命的泼皮，年轻时有一回下场去赌，输了个精光，与对手杠起火来，一咬牙把自己的小指头押了上去，输了，二话没说，自个儿一刀便剁了下来。押上大拇指再赌，又输了，眼也不眨一眨，又一刀斩下来。押上中指再赌，就这么连切了三个指头！切下的指头血糊糊并排放在桌子上，白七指手上滴滴答答流着血，桌面都成了红色，却依旧笑哈哈的，接着赌！这倒把一块儿赌的刘有子吓得当场拉了一裤裆，还落下个拉尿不觉的病根儿。就是从那天起，白七指得了这个绰号，也在这地界成了不带钩的蝎子，没人敢招惹。

韩复榘的脸儿顿时没了血色，呆在了那里。“哈哈。”老常又拍拍韩复榘的肩膀，转身走了

《闯乱》

，到了门口时，从腰里掏出个物件往院子里一扔，说，“娘的，糟蹋了衣裳。” 众人细看，却是一个猪尿泡正往外流红水，这才明白适才老常装神弄鬼骗了大伙儿，几个后生暴跳起来，寻家什要真给老常开膛放血，老常却脚不点地，一溜烟没了影子。

《阙乱》

编辑推荐

《阙乱》以小说的形式，通过韩复榘如何由一介武夫成为乱世枭雄的经历，将中国现代政治文化环境予以深层观照，将政治官场上林林总总的世态人心、众生之相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他就是韩复榘，民国时期风云人物，曾是冯玉祥的得力干将，后投入蒋介石的麾下。他任山东省主席时，军政、财经、司法一把抓，俨然是个割据一省的“土皇帝”，成为一代枭雄。

《阙乱》

精彩短评

1、耐心的念完，或许有些人注定要去做一些事，有些人注定碌碌无为。

《阙乱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000.com